春秋讞

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

元年春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作丘甲者謂不以甸出甲士而使丘出甲士也蓋古者謂甲士皆曰甲故趙鞅言晉陽之甲尉止言

今起於丘故譏杜預言之是矣公羊之意或同此
故言丘使者若役其人之謂而何休不能了也
秋王師敗績於貿戎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
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春秋外中國者有矣然未嘗沒其中國之名晉而
謂之貿戎縱失戎罪而加晉以未嘗為之惡非獨
亂名而已賞罰如是可乎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内也

曹無大夫吾嘗言其非矣憂内者謂魯以四卿皆出春秋憂其内空故公子手見曹無大夫今亦以大夫出以解免魯之罪意與穀梁言舉貴者畧同

出於嬰齊疾其以夷狄專中國公與諸侯之大夫靡然從之故皆降而稱人則公亦人也此其貶不獨在嬰齊以為得一貶焉嬰齊之罪前未有見若之何獨於此而貶自秦以下稱人者皆微者乎

三年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說已見沙鹿崩案左公穀三傳皆無此讞蓋原文已佚

六年春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非也說如取根牟杜預言附庸國者是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據左氏齊自鞌之敗復朝晉而事之蟲牢之盟再
與會焉此晉所以使我復歸其田也齊頃公固非
齊之賢君審如傳言雖勾踐不能過齊可以霸矣
何其不少見乎

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
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皆以為録伯
姬至齊人來媵則曰三國來媵非禮也葢公羊於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故以三國為過不知宋二王之後也微子之命
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孔氏言二王
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則二王後

字子家左氏復記子家子有子家羈別為子家氏

此疑羈後歸於魯以自別於仲氏者嬰齊之後為

叔仲於奚仲梁懐仲遂之孫自為東門氏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髙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於鍾離

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

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内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凡傳設此辭皆以傳疑猶前春秋有譏父老子代者未知其在曹與在齊與後言曹伯廬卒於師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之類非以為義也而何休乃謂公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有惡故傳依違不正言者妄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於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此荀罃以鄭數叛城虎牢以逼之使懼而聽命非欲有其地也故不嫌於取不繫於鄭何中國之諱

乎伐喪雖春秋所惡然有輕重不得以並貶鄭自
是服遂為蕭魚之會此固遂之善者安得謂之惡
三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如會猶如師也諸侯本不約陳會而陳侯自使袁
僑請之故使大夫與之再盟非後會也後書鄭伯
髡頑如會亦然

吳以國稱者君也以人稱者大夫也此以大夫會文
自當然若以君會當如鍾離殊會吳矣何不辭之云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
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
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
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

九年春宋火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人火為火天火為災左氏之言是矣據左氏經無書火者惟一見於周宣榭而公羊穀梁皆作災則春秋固不記火也災以謹天變火則有人為之者亦不勝記也而二傳獨以陳災為火公羊又以此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五年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非天子之大夫天子之上士也天子大夫之田視

三月取運

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言內邑是矣不聽非也叛而從莒爾故言取內取外邑之辭也不聽伐之而已何以取為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鍼固未必大夫也以其出奔罪秦伯不能容故以

親親責之而已若遂以此為有大夫則妄吾前言之矣大夫以道去其君猶謂之放而不言奔今秦實仕鍼於晉未絶其為兄之道何得遂以出奔之辭言之且於經何以見也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師師而往畏莒也

前書取運者乘去疾不得於國人之際取之而未

則陳存怖矣

陳火左氏作災當從災外火不志存陳者春秋之意也諸侯滅國多矣經獨於陳致意焉者為其三恪之後武王所封以祀舜而絶之也陳已滅而猶見葬陳哀公陳火者盖楚以其滅之不義非他小國之比懼諸侯之討故猶為之告葬告火若云吾復欲封陳而不敢有故經因而書之伐其詐而見陳之不可滅者雖楚猶知之所以存陳也今乃云

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平居教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其言而不知所以為經者歟

十有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

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公不與盟者正與不見公異此蓋以政在季氏侵暴邾莒兩國之君愬于會晉于是謝公使不得盟以公為不足殺恥故著之何與陳蔡之復也傳益不見其事徒以下文見陳蔡之復而妄意之諸侯以義與滅繼絕而不得與此正君子之所當恥者何反謂之亂而不恥乎亦欲附會得意致會之言

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
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
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
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
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
止之罪辭也

許止罪其不嘗藥爾不責其不能愈疾也與樂正
子春一飯一衣之間脫然而愈者不類矣然樂正

據左氏雞父之戰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乘其後而擊遂敗三國此正傳所謂詐戰也故經書敗不書戰傳何以知其爲偏戰而以詐戰言之乎凡師各以主戰者居上經未嘗別外裔與中國也今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則固吳主之矣何得彊以爲偏戰而不與主中國乎所謂不使中國主之者謂其王室亂不能救也子朝與猛之亂晉爲霸主齊魯爲大國經尚不責

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

季氏而謂之弑傳蓋未知君臣之為辨矣宜其前以公子招殺偃師而謂之弑也

二十有六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傳以入為簒辭故于此不能了而謂之不嫌夫既不嫌何不言歸而必以簒辭書之哉則敬王終亦為簒者也

二十有七年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顔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

本楚之屬國叛楚而奔晉楚人以師求之晉復以
與楚故言歸此文當然傳蓋不知而妄為之辭晉
誠伯討自當以侯執今既以人執則於傳例非伯
討明矣何用更避審不歸天子而歸楚自當正其
京師楚之罪亦何避之云蓋傳斷赤歸于楚下四
言别為句故何休以為避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
伯執而赤微者自歸於楚此乃承北宫子之誤而
非經之義也

得之而不盡乃知說經固不可不知事也外傳言吳初與晉爭長後卒推晉與經之序正合吾是以知其可據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羊之說姑以為祖之所逮聞夫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書本於唐虞而論易上及伏羲神農黄帝之傳今立一王大法以遺天下後世而區區私其家之傳不亦狹且陋哉且祖之所聞以孔子逮事高獲傳之以常情論不過得百餘年事而已安能上及隱哉以為魯高之逮聞非孔子所逮事則等為不親傳又何擇於魯高乎與其言之淺俚不待攻而破矣